



学论经纬

“英语通用语”的理念发展与现实启示

高一虹

“第八届英语作为通用语国际研讨会”（ELF8）新近在北京落幕^①。这次大会将“英语通用语”（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, ELF）的理念进一步引入我国，与本土情境的英语使用和教学的现实接触、碰撞、对话，留下了有待深入的思考。

我国的外语教育传统上是与英美“本族语”“目的语”的语言标准、文化紧密联系的。20世纪80年代起，有关多元“世界英语”（World Englishes, WE, Kachru, 1982/1992）及其变体之一“中国英语”（China English, CE）的讨论开始兴起（如李文中，1993），动摇了英美标准的霸权。从那时至今，CE研究在我国经历了概念争鸣、实证考察、功能探索的阶段（高一虹、许宏晨，2015）。直到近年来，CE才为学界主流接受，但不少身处现实实践中的教师与学生仍对此持怀疑态度，觉得恪守英美“本族语”者的“标准”才是正宗。

WE和CE尚未接好地气，ELF新浪潮已袭来。ELF是由20世纪70年代的“英语国际语”（English as an International Language, EIL）概念发展而来，根据Seidlhofer（2011：7）的定义，ELF指“母语不同的人用来相互交流的英语，这些人选择用英语作为交流媒介，而且英语往往是唯一的选择”。不同于WE的是，它强调的是交流中的功能和过程，而不是具有稳定语言学特征的自然语言变体。这种功能性的使用无所谓“本族语者”，也没有相应的“本土文化”。ELF的理论仍在发展建设中，Jenkins（2015）将其历程概括为三个阶段：阶段一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本世纪初，聚焦于实体英语变体（主要指Kachru所言“扩展圈”变体）的语音以及词汇语法形式等特征的研究，代表成果包括Jenkins本人对于ELF语音“共核”的探索、Seidlhofer在VOICE语料库基础上有关ELF词汇语法的“假设”（Seidlhofer本人不同意该说法，认为自己从未聚焦“变体”。ELF8个人交流。）以及Anna Mauranen的学术情境英语通用语语料库（ELFA）研究。阶段二从新世纪头10年的后半段开始，研究重心从变体稳定特征的编码转向交流的动态性、变化性、不确定性，认为实体特征的编码是不可能的。这一阶段的ELF较多借鉴了Etienne Wenger有关“实践共同体”的概念，体现了建构的特征。当前ELF正在向阶段三前进，即从自足的ELF框架走向多语主义框架之中的ELF。此时的ELF超越了英语单语，也超越了纯粹的语言交流，注重多语（multilingual）、多模态（multimodal）资源并用的灵动的交流。ELF交际也超出了实践共同体的范畴，因为参与者之间往往并没有共同事业或话语库。

关于ELF与WE的关系，有整合之说，如Jenkins（2006）提出“WES-ELF视角”；有取代之说，如Seidlhofer（2011）宣称二者很不同，WE已过时，应以ELF取而代之；有并行之说，如Andy Kirkpatrick认为二者并行不悖，WE适用于族群内部；ELF适用于国际情境（ELF8发言后答问）。总体而言，主流趋势是从WE中逐渐区分独立出来，渐行渐远。

当今ELF视角下的语言教学，不再是学习英语的某些“共核”语言特征，而是获得整合使用各种语言和非语言符号资源进行交流的能力，即communicative capability（Widdowson, 2015a）。也就是说，这里突出的是使用交际策略达到交际目的的有效性、创造性，而非以本族语者为标准的语言准确性、适宜性。语码转换或者“跨语言”（translanguaging）的表达、图示与文字混杂使用等，都是ELF交流中常用的、可接受的、受到鼓励的方式。

如同当年的WE和CE，ELF前卫的思想为当今我国的英语教学和研究带来了新的震荡。在不仅脱离了“本族语者”标准，甚至脱离了任何语言变体实体的情况下，如何实施教学出现困惑。

（➡ 9）



(上接扉页)

参会老师提问：“ELF怎么教？”“使用什么教材？”“如何操作？”如果没有固定教材、教法、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内容，英语教学似乎变得有些抓不住，飘离现实。

为解决这一问题，有国内学者基于本土情境教学需求将ELF解读为“多实体”的，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构英语教学模式（文秋芳，2012，2014）、编撰相关教材。这类模式在教学实践层面应是可行的，但距ELF当下主流甚远：ELF的精髓是“去实体”，而非“多实体”。多实体的教学模式，似更适宜在WE的视角下建构。

ELF究竟如何定位？我个人的理解，它似乎不是或者尚不是一个清晰一致、可以被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的理论模式，也还未成为具有整套独立理论和方法的成熟的研究范式。但它是一种明确的视角、态度、信念，以及在此指导下的一组尚较松散的理论概念、已较扎实的材料系统，以及发展中的概念系统。

因此，目前ELF对我国情境英语教学与使用现实所提供的，主要是观念上的启示：英语的使用和学习，不再以英美“本族语者”为模仿标准（同WE）；语言教学应更注重交流过程和结果，而非语言媒介的固定形式，因而教无定则，教无定书（不同于WE）。对于我国的大多英语教师，尽管通用语作为交流媒介的观点并不新鲜，但去掉标准和定则的观念可以说是颠覆性的，挑战极大。挑战固然部分来自“本族语者”以及评价制度的外部权势，更重要的是来自已经内化的对权威“标准”的依赖。我们英语教师多是在本土文化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，已养成了依赖权威标准的“惯习”。离开权威标准，我们会失去安全感，惶惑如失去脚下的土地，处于失重状态。然而这种失重感本身，会促进我们对自身原有站位的觉察和反思。这本身已经具有现实意义。毫无疑问，在ELF视角的关照下，对于ELF的使用进行考察，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。

ELF观念的启示也可以有更具体的实践意义。这里举两方面的例子。第一个方面是跨文化志愿者的培训。在对北京奥运会等大型跨文化活动志愿者的研究中我们发现，大学生志愿者的语言态度比较保守，对“非标准”变体的评价和识别度总体而言低于英美“标准”变体。这种态度也在一定程度影响到行为，在与英美“本族语”之外的参会代表交流时遇到障碍（高一虹、林梦茜，2010；许宏晨、高一虹，2014），听不懂。随着中国的崛起，在本土举行的国际活动会越来越多、越来越频繁，2022年还将承办冬奥会。对跨文化志愿者的培训有必要提早进行，首先是纳入态度培养或态度规划的内容，批判性地审视唯本族语者为上的语言标准观，帮助志愿者充分意识到英语不是英美人专属，而是属于全球人的，提高语言的容忍度。其次是不同语言变体的接受性理解，以及交际问题的策略回应，包括问题解决、冲突管理等。这类针对跨文化志愿者的培训也可以扩展开去，融入到日常的跨文化交际教学、英语教学。

第二个方面是国际发表。传统上，英语国际发表是英美本族语者权威把持的。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我国高校聘用和评价制度的改革，我国学者国际发表的需求迅速增加。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需求，也为汉语古代经典和当代文学、学术成果的英译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中国人主编的英语刊物也日益增多。ELF视角对国际学术发表、出版提供的启示是，解放思想和行为，更积极、大胆地争取和创造发表空间。这包括：促进作者（译者）和编者、出版单位之间的交流，增强几方之间的多边互动，改变以往作者向编者靠拢，编者向出版社靠拢的不平等状况；将编者与作者之间有关修改的过程细致化、双边化，在意义的澄清和表达上给予作者更多空间；协商和调整发表规则，允许将已用英语之外的语言发表的成果用英语重新组织修改成文，在英语国际刊物发表（Wen & Gao, 2007; Gao & Wen, 2009）；加强中国学者主办的英语刊物建设，促进我国学者成果的对外宣传和多向交流。

发展中的ELF也遇到理论层面的挑战。有WE学者批评ELF是剥离了本土文化的一元论（Kachru & Nelson, 2006），也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的“社会现实主义”视角出发，抨击ELF的理想主义一元论（O'Regan, 2014）。语言是否能脱离文化而存在，是ELF难以绕过的问题。文秋芳教授在ELF8主旨报告中，从教学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能够分离的不同程度做了梳理。除此之外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还可从更宏观的社会情境来看。欧洲各国有许多共同文化渊源，便于用相同或相近的英语词汇语法形式表述。亚洲国家与英语“本族语”国家的文化差异大，更需要用独特的英语形式（词汇语法、语用规则）呈现。由此，实体化英语变体的存在有其必然性，人们会带着



这些实体特征进入ELF交流过程。语言与文化的关系还有其历史现实维度。从鸦片战争半殖民地历史中走过来的中国，其英语学习和教育是从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血泪中开始的。对英语的爱恨交织，已成为我们民族深刻的心理情结，并非可以轻易抹去。从学科的内部逻辑来看，当ELF迈向以多语言、多模态为特征的“阶段三”时，不仅其中的具体语言“E”被弱化，逐渐消失，作为语言一般的“L”也在远去。“ELF”似乎正在其扩展性发展中悖论性地消解自身，遁入宽泛意义上的交际研究。ELF学者对部分批评已有反驳和回应（如Baker, Jenkins & Baird, 2015; Widdowson, 2015b），争鸣还在继续。

尽管ELF在发展中遇到种种困境，笔者认为它对我国英语使用和教学的启示是有震撼力、有现实价值的。它的最有价值之处，目前也许首先不是课程、教材、教法层面的直接应用，而是态度和观念的解放性转变，以及为未来现实建构开辟的探索空间。

（作者简介：高一虹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研究所所长。研究方向：社会语言学、外语教育、跨文化交际。E-mail: gaoyh@pku.edu.cn。）

注释

① 会议信息见网址：<http://elf.celea.org.cn/>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Baker, W., J. Jenkins & R. Baird. ELF researchers take issue with ‘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: An immanent critique’ [J]. *Applied Linguistics*, 2015, 36: 121-123.
- [2] Gao, Y.H. & Wen, Q.F. Co-responsibility in the dialogical co-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discourse [J]. *TESOL Quarterly*, 2009, 43: 700-703.
- [3] Jenkins, J. Current perspectives on teaching World Englishes and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[J]. *TESOL Quarterly*, 2006(14): 157-181.
- [4] Jenkins, J. Repositioning English and multilingualism in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 [J]. *Englishes in Practice*, 2015(2): 49-85.
- [5] Kachru, B. *The Other Tongue* [M]. Urbana: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, 1982/1992.
- [6] Kachru, Y. & Nelson, C. *World Englishes in Asian Contexts* [M]. Hong Kong: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, 2006.
- [7] O’Regan, J. P.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: An immanent critique [J]. *Applied Linguistics*, 2014,35: 533-552.
- [8] Seidlhofer, B. *Understanding English as a Lingua Franca*[M]. Oxford: OUP, 2011.
- [9] Wen, Q.F. & Gao, Y.H. Dual publication and academic inequality [J]. *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*, 2007, 17: 221-225.
- [10] Widdowson, H. Competence and capability: Rethinking the subject English [J]. *The Journal of Asia TEFL*, 2015a (12): 1-17.
- [11] Widdowson, H. Contradiction and conviction: A reaction to O’Regan [J]. *Applied Linguistics*, 2015b, 36: 124-127.
- [12] 高一虹, 林梦茜.奥运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与多元文化意识——北京奥运会前、奥运会中的考察[J]. *中国外语*, 2010(2):99-105.
- [13] 高一虹, 许宏晨. “世界英语”及“中国英语”研究: 新世纪的挑战与展望[J]. *新疆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*, 2015(5):122-129.
- [14] 李文中. 中国英语与中国式英语[J]. *外语教学与研究*, 1993(4): 18-24.
- [15] 文秋芳. 英语国际语的教学框架[J]. *课程·教材·教法*, 2012(1):77-81.
- [16] 文秋芳. 英语通用语是什么: “实体论”与“非实体论”之争[J]. *中国外语*, 2014(3): 4-11.
- [17] 许宏晨, 高一虹. 四次大型国际活动前后大学生志愿者对世界英语的态度[J]. *外语教学*, 2014(1): 43-48.